



当一个人爱你时，应该心存感激
你可以不爱他，但不要当众丢弃
也不要把他给你的爱，当成伤害他的武器
诛三，是一场持久战

诛三

小赖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诛三

小赖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诛三 / 小赖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9.5
ISBN 978-7-5399-3163-0

I. 诛… II. 小…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38066 号

书 名 诛三
著 者 小 赖
责任编辑 黄孝阳
责任校对 二 木
责任监制 卞宇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http://www.jswenyi.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凯建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8×1000 毫米 1/16
字 数 180 千
印 张 12.75
版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3163-0
定 价 20.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苏锦说陈靖外面有女人时，我根本没当真，以为他们吵架又到了第三境界，我都见怪不怪了。他们每次吵架，第一境界便是立足现实，互相攻击对方的弱点；第二境界，回顾历史，揪过去的小辫子；第三境界便是展望未来，勾勒假想敌的模样。

放下手中的可乐，发现她正瞪着水汪汪的大眼看着我。我心里啧啧感叹，她的眼睛真是漂亮，总是秋水盈人跟桃花似的——桃花，是一只狗的名字。它是现在唯一跟我同居的男性京巴。聪明的你大概能看出我的良苦用心，连宠物狗都叫桃花，可见我有多盼望桃花朵朵开。如果真如《易经》所说，名字影响命运，那我为改变这只京巴的命运真是煞费苦心。它每季换毛时，我都会与时俱进的给它换名，改头换面，重新做狗。来福，旺财，桃花，每个吉祥名字的背后都寄予了主人的美好愿望，但到如今，福也没来，财也未旺，桃花依旧笑春风。

我正担心那汪水是否会不小心溢出来时，便听到凄厉的一声，接着便山崩海啸。我忽然意识到，这次可能真的严重了。天塌下来的痛苦，有背叛那么痛吗？看她哭得那么惨，我的心也跟腌坏了的泡菜似的，又酸又涩。

她就一个劲地哭，单纯的哭，不像有人总是边哭边诉，这样旁边的人也好接话安慰。我不知道怎么安慰她。她哭得越来越凄厉，我的心就跟着那哀嚎声不断的发酵，一不小心，泪也掉了下来。一哭起来，便不可遏制。发展到后来，抽泣声比她还大。

桌上的那盒抽纸就这样被她一张我一张的抽空了。抽完时，她大概也哭累了，便点了根烟，换了个姿势，坐在一边专心地看着我继续抹着袖子哭。估计看我哭得差不多了，问我，“你丫哭个什么劲啊，倒霉的又不是你。”

我这才意识到，对啊，我哭个什么劲啊，好像第三者就是我似的。为了不要表现得这么做贼心虚，我故意大声说：“哭哭更健康嘛。总不能你哭时，我惨绝人寰的笑吧。”她就那么若有所思地盯着我，被她看得发毛，我问她：



“你不会怀疑我是你们的第三者吧？”她漫不经心地说：“是你的话，事情就好对付了。”

我拿起刚才擦眼泪鼻涕的纸团扔给她，大声叫嚣：“什么意思啊你，我就那么没威胁力。太不把老娘当棵葱了。”大概她还没被伤到元气，跟我斗嘴的声音依然底气十足。“我就是没把你当成葱啊，我一直当你是开不了花的水仙。”我很不甘地说：“我就是装蒜，也不敢装大小姐您的啊。你不得把我给熏死了。”

照往常，她肯定会跟我嘴皮子大战几百回合。苏锦是谁啊，人家就是靠嘴皮子吃饭的。当然，我也是靠嘴皮子吃饭。但人家都中产了，我还在撑足了劲仰脖子嚷着奔小康。明显不是一个档次。但现在，她却颓了，脸色已不知何时变得黯淡，甚至有些惨淡。

她一下子沉默，我就跟打拳打空了一样，感到很无趣。转入正题，我问她：“你怎么知道陈靖外面有女人？你发现他身上有别人的香水味还是外套上有狐狸精的长头发？”她幽幽地说：“是丫直接坦白的。”说完，深深地叹了口气。我不相信地问：“就他，你借他一百个胆，他敢？”她又叹了口气。“唉，看来我们终于也七年之痒了。”“没病吧，你。苏锦，你不是挺唯物主义的吗。你就是一直暗示着该痒了，该痒了，然后不痒你们非折腾到痒不行。再说，你们认识还不到七年，结婚才一年，不会用词别乱用。”

不知道她听进我刚才的话没，只是目光恨恨地盯着一处。我顺着她的目光，看到桃花也被她盯得发毛了。桃花见我也看它，便把水汪汪的充满委屈的狗眼转向我求救。苏锦怨恨的声音仿佛从遥远的地方飘来：“难道这七年，我最美的年华，就这么白白地浪费了？”

我的心也瞬间冰凉，都七年了。也就是说，这七年，在他们甜甜蜜蜜携手并肩的日子里，我都一个人寥寥落落稀里糊涂地跑了这么久。一个人撒丫子跑在孤独的小道上，蓦然回首，已是七年。能不悲伤吗，怪不得我刚才哭得那么凶猛。说得矫情点，我哭我那死的不明不白的青春呢。



二

我真不厚道。在好友这么悲伤的时候，我竟还有闲心关照自己那点小烦恼小忧伤。

陈靖出轨了。这是多么SHOCK的事情啊。我一直还都以为，就算王子都变蛤蟆了和尚都还俗了太监都娶小妾了，陈靖也做不出那么齜齜的事。陈靖是什么人啊，从小跟我长大，那么根正苗红的一个娃，再坏也坏不到那个地步啊。从小我就灌输他，别人不可以对不起自己的祖宗，但陈靖你可以，只要你愿意，姐姐可以帮忙把陈世美挖出来给你鞭尸。他整天跟苏锦屁股后面，只差发毒誓，生于新中国，死于红旗下。人人都知道，苏锦是他的红旗啊，世事诡谲，风云幻变，难道陈靖真的要造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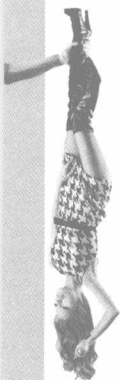
陈靖真要出轨，那只有一个可能，狐狸精现世了，还是特不要脸特有手腕的那种。苏锦还是刚才的姿势，瘫在沙发里一动不动。但眼睛一直恶狠狠地瞪着我那可怜的桃花。桃花要是会哭，早哭得桃花带雨了。

以前每次他们吵架，苏锦也会跑到我这，但总是站在沙发上唾沫横飞，指点陈靖。连生气都生得那么意气风发慷慨激昂，就像一鲜花怒放的花瓶。而现在，她蔫在那里，成了灰头土脸装咸菜的瓦罐。烟雾散去，暴露出她薰红的眼睛，浓浓的酸涩味道，还真让人不习惯。

忘了在哪里看到，抽烟是女人哭的另一种方式。也忘了在哪看到，女人抽的是烟，吸的是寂寞。没有伤痕的女人是不会爱上吸烟的，她这样一支连一支，该有多疼痛呢？

“你打算怎么处理？”我问她，并趁机发表声明，“无论你做什么，姐姐我都是你的坚强后盾。”她扫了我一眼，没出声。那眼神之锐利，之凶狠，之哀怨，真跟我就是那第三者似的。我可以理解她，这就跟被偷了东西一样，看谁都像贼。

“你倒说句话啊，是先灭了陈靖，还是先去诛三，我好准备工具啊。”她又瞥了我一眼，问：“这有什么区别？”“擒贼先擒王啊。灭陈靖的话，准备把剪刀就够



了。诛三的话，比较麻烦，现在买硫酸，需要到公安局备案。”

她失望地看着我，“你考虑事情虽然不是用下半身，但也不能老用脚指头吧。你以为没收他们的作案工具，案子就结了？”她从来都这样拐着弯损我。我很不服气地说，“你那么有本事，还在我这哭啥。赶紧在有限的时间内动用你无穷的智慧，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抢夫行动上啊。”

一句话点醒梦中人。她又恢复到以往女强人的风采，风风火火地要回去做战略部署，临走撂下狠话：“敢跟我玩这一套，看我玩不死你。”她说的是你，不是你们，不知道倒霉的是陈靖，还是陈靖背后的女人。

苏锦都走了好久了，我还坐在沙发上无所事事，看着渐渐熄灭的烟头，心里越来越不是滋味。烟圈是辛酸的回忆，烟灰是固体的眼泪，它们留在那里，兀自诉说着伤感。

那些肥皂剧里的感叹还真是有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女人啊，女人在外面跟男人抢客户、抢钞票，回到家里还要防老公被人抢，难道非要抢来抢去，生活才精彩？这是什么世道啊！又或许，哪个时代都是这样你抢我夺着过来的。适者生存嘛，像我这样，因为运气差点，手段笨些，便活该一直单身。但如果每个角落里都有随时杀出来跟我抢夺的人，让我怎有勇气结束单身呢？我承认，论抢，我不在行。

真让人泄气，什么时候起，我开始摆出一副大龄女青年的恨嫁却又想嫁不敢嫁的纠结姿态？真让人鄙视。唾弃自己先。

三

我正琢磨着怎么骂死陈靖那龟孙子，陈靖的电话就打过来了。我这厢还没摆好开骂姿势呢，他那边就连射炮般说个不停：“我就说仨事，一，杨小乐，你给我记住了，我和她的事，以后你别他妈插手。夫妻吵架，狗都不理，你别老夹尾巴插我们中间当拙劣的和事佬；二，我这次就是要跟她彻底离婚。听清楚了，彻底的，谁劝都没用。谁劝我跟谁急；三，这事别告诉我妈。我妈要知道了，咱俩关系彻



底了断，彻底玩完。”

“玩完就玩完，谁稀罕跟你有关系……”，还没说完，那厮电话已经挂了。被他刚才一阵狂吠，我被气得七窍生烟。无处发泄，只好对着电话的忙音回骂过去：“我这就决定多管闲事了！就决定不拉你回头不罢休！就决定告诉你妈，让你妈怎么生的你怎么给骂回去！你能把我怎么着？你能把我给灭了，还是当SARS给隔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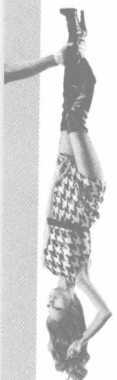
不过话说回来，我跟你有啥屁关系啊，啥都没有。你爱离不离，关我屁事。也不对，你妈是我干妈，算起来，你还算我哥，你还想大义灭亲了我，能耐得你。你爸妈还不得先大义灭了你？还让我别插手，跟我愿意插手似的，每次不都是你们哭着喊着求我当和事佬。你们两人吵架，一个对我冷嘲热讽，一个满嘴放炮，每次都朝我发狠，就算我欠你们的，这么多年，难道还没还清？你们的良心是不是给狗都不吃，只好喂给对方了……

骂着骂着，看桃花正一脸同情地望着我。我知道它想问——有劲没劲啊你。我是够没劲的，便把已经浑身无力的自己扔到了沙发，奇怪，沙发是不是也变晦气了，我一坐下，便不由得像苏锦那样深深叹息，我招谁惹谁了啊我？为什么他们的坏脾气就得由我买单？好好一个星期天，被他们搞得乌烟瘴气的。

陈靖看来真的被某狐狸精洗脑了，几天不见，说话竟变得这么冲了。刚才那几句，就把我呛成这样。是苏锦说的因为我好久没恋爱内分泌失调了，还是因为对他厌恶，忍耐底线越来越低了？没错，应该是厌恶感，不管是对他，还是对自己，还是对这莫名的一切，似乎每个细胞都充满了烦躁与厌恶，它们随时等待噼噼啪啪的爆裂，缺乏的只是引子。而刚才，只是个小引子。

我告诉自己，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他们分手，由他去吧。但另一个自己又说，不能分啊，不能分啊。当然，我也说不清为什么不能分。烦死我了都。烦死我算了。再待下去，真的会烦死活人的。

翻看着手机上的通讯簿，想着可以出去找谁玩。什么时候，宅得发霉的我变得跟他们一样越来越有人情味了？不，是越来越没人情味了。我现在不过想把所有的晦气转移到另一个倒霉蛋身上罢了。恶毒的女人。



四

我突然发现我很穷。说得文艺点，我一无所有。因为打了一圈电话，竟没人跟我走。我差点忘了，现在是秋天。秋天像小姑娘一样花枝招展地笑着走着，勾走了我身边数的过来的结婚的未婚的狐朋狗友，却忘了勾引我。

我都准备放弃了，听到有个机器人的声音在不停地呼唤：杨小乐，杨小乐……我抬头寻找，并没有什么不明飞行物啊，不禁有些失望，还以为我的外星球爱人来接我了呢。陈靖被我惹得不耐烦时，总斜着他那又细又长的眼睛说，杨小乐，赶紧回你的火星找你的爱情，别留在我们地球上继续祸害了啊。说那话时，丫还一脸为民除害的诚恳，居委会大妈都装不出来。

在这个烦躁的秋日傍晚，在被一圈人拒绝以后，我终于意识到一个残酷的事实：我竟不小心沦落成了单身公害。我不禁一声叹息，很梦幻的看见随之惊起一地鸡毛。每一封鸡毛信上都写着我想嫁人或我想嫁人的近义词。

伴随着我的叹息，机器人的声音更加清晰，“杨小乐，大白天你装什么倩女幽魂？赶紧说话，再不说我挂了啊。”我猛地一看手机，手机显示正在通话中。拿起手机，就听见有人在那边叽里呱啦。没错，是人的声音，还是个男人。

“杨小乐，你没事骚扰我干吗，骚扰后又装女鬼，不说话只叹息。有事说事，有冤诉冤，你装尸算怎么回事？”

我很纳闷地问他：“你打给我电话，我手机怎么没响？”

他很无辜地叫嚣：“拜托！姐姐，是你打给我的好不好。想要调戏我，又不敢光明正大的调戏。那也不用这么烂的手段吧。”

“冤枉。是我不小心按错键了。”

“拜托！借口也好烂哦。说想我了，又不会死人！”

“我非常诚实诚恳诚心诚意地说：我确实是不小心打错了。”

“好打击人哦，你有没有听见呼啦啦的声音，”电话那端马上传来哗哗的翻书声，他委屈地说，“你听，我的心都碎了。”我不禁笑了出来，奇怪他说话的语调怎



么会那么丰富，我都能想象到他学林妹妹捂胸口的样子。

他还在说个不停：“给你一个安慰我的机会，将错就错请我吃饭吧。”

我笑着损他：“楚天阔，你就这样混软饭吃的啊，也太没技术含量了吧。”

他很不服：“你是太高估了我，还是太高估了自己？我不是美男子，你也不是款姐富婆。跟着你混，岂不是能被活活饿死鸟。我主动奉献自己一片冰心来安慰你寂寞女人心，你不领情就罢了，嘴还这么国足，可怜明月照臭水沟啊。”肯定又做捂胸口状。

“罢了，罢了，求您给我忏悔的机会吧，我请您吃饭，恳请您务必赏脸啊。”

“好的。半个时后，我会带着我那万人迷的脸和咕咕叫的肚子在风波庄与你赴一场盛宴。告诉你，我很低调，从不要大牌的，不用担心会等我。”

“再不挂电话，我大概会被你的厚脸皮败坏掉胃口。本来食欲就少得可怜。”刚说完，那边就说了声不见不散，然后火线挂机。

我竟有些惆怅。这都什么跟什么啊，我请人家吃饭，怎么总要发展到我哭着喊着求人家似的。后来，我才发现，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纠结的开端，才导致后来的纠结连着纠结，纠结不断。

五

苏锦忙苏锦的诛三计划，陈靖有陈靖的宣战声明。我既然什么忙都帮不上，不如闪一边免帮倒忙。想想跟那个能贫善侃的楚天阔打发时间，选择也不算太坏。

楚天阔，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啊？在去吃饭的路上，我不禁想了又想，可结论是，想不明白；更让人感到失败的是，陈靖，到底是怎样的人啊？怎么说劈腿就劈腿了呢，我们从小一起长大，他到底想要什么，我竟然一无所知；而苏锦呢，虽然她是我的死党，情同姐妹，但她有着一贯的沉默和说不清的自我保护，很多时候，都让我雾里看花。

理解是多么的困难啊，尤其是在变化这么快的世界。我总希望有一天能顿



悟，到头来却是种种颠覆。就像刚认识楚天阔时，是在一堆简历里，未见其人先闻其名，我还感叹，好霸气的名字！长得一定很大侠吧。然后跟总务部一起面试时，看他穿一不知道打哪借来的皱皱巴巴的西服，跟一爬爬虾似的坐在角落里，不禁感叹“暮霭沉沉”。“暮霭沉沉楚天阔”，不用来形容他还真有些浪费。

总务部长的眼睛那天正好有些痼，于是，这厮不小心混进了我们的队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生怕说错了话会被我们吃了，看他老实巴交闷头苦干的样子，我们感叹多踏实多老实的一个娃啊。也不知道哪天，感叹着感叹着就变成了多油嘴多滑舌的一个娃啊。这些词似乎不是褒义，但老实说，他实在不是一个令人讨厌的人。

我一直觉得相处的第一面，往往便决定了以后的交往。即使你不承认，一开始讨厌的，到最后也很难变得喜欢。但楚天阔，是个意外。我一直觉得外向的容易浮夸，内向的才有底蕴。但楚天阔，充分表现了表里不一。刚才错打给他的电话，真的是无意识的错误，还是因为无意识里的潜意识呢？

楚天阔，于我是个谜。而我竟没发现，自己早已暗里着迷。有次我问他，周末打算怎么过？他一脸神秘地说：“去钓鱼。”我当时撇了撇嘴，谁信，这个回答一点都不幽默。

第二天，他跑到我的办公桌前，把装在袋子里的活蹦乱跳的鲤鱼递给我。得意地说：“嗯，给你，我花了一下午才钓到它。”

我确定他不是开玩笑后，问：“你真的会浪费一下午的时间去钓一条这么小的鱼？”我的语气里还是充满了不可思议。我一直认为钓鱼，说得好听点，那是闲情逸致的老人用来打发时间的消遣；说得难听些，就是一件无聊的专门等死的事。

他的神情有些小受伤，默默地说：“子非我，安知垂钓之乐。”

好吧，我承认我很多时候都是蹲在坑里瞧人，上升不到他的某些高雅境界。他有他的高度追求，我也有我的低度哲学。对于缺乏安全感的人，蹲得越低，似乎伤害便越低。没有最低，只有更低，低到尘土里就不怕被人踩了。

后来，在他面前输得体无完肤的时候，我才发现我的哲学并不聪明，甚至还



不足以保身。

六

还在出租车上，就远远看见他站立饭店门前做翘首远望状。我想了半天，没想起今天是什么特殊日子，看他火红的运动上衣配着火红的运动鞋，穿得那叫一个喜庆，配上京韵大鼓，那就是：火红的太阳刚下山，晚霞染红了半边天……

我指着他给司机说：“师傅，停那招财猫那就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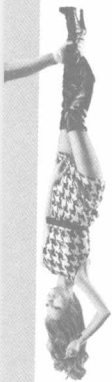
师傅真幽默，说：“那杨白劳的猫吧，看把人家瘦得毛都竖起来了。”

我狂笑着向他奔过去，还没近前，就听他说：“大姐，你就不能掩饰下，别迎面就扑来这么强劲的弱智气息。”就见我那包嗖的一下落在他那一头竖发上，不偏不倚，压倒一半。我把刚才司机的笑话讲给他听，他长叹一声说：“落霞与乱发齐飞，我比杨白劳落魄啊。”

听他一本正经地感叹，我笑得更加弱智，他赶紧把我拽进包房，怕弱智气息不小心感染了众人。真的拽进包房就剩我俩时，反而一时不知道说啥好。话说，他只在初进公司时装了那么阵老实人，很快便在某次聚餐中不小心露了马脚，起因是某同事讲了个极其隐讳的段子，还在我们懵懂不知时，这厮就笑得张牙舞爪一脸淫荡。谜底揭开，连那些道行很高的老手都自愧弗如，暗叹丫深藏不露。他这锋芒初露不要紧，很快就被那帮流氓大叔笼络入伍，我便眼睁睁看着一大好青年在胡贫乱侃调戏妇女的下坡路上越滑越远，每次见他在众人面前用调戏的语气跟我说话，我就知道这小子离迷途知返很远。但也不是不可救药，因为在我们单独相处时，他还是会有些不知所措的。

就像现在，他又做成爬爬虾的形状不知所措，我便很有捉虾的快感。他不知道，那些很多自以为洒脱不羁的男人也不知道，爬爬虾的青涩腼腆，比章鱼的张牙舞爪，其实更能打动一部分人。我早就取笑过他，我说你们想要调戏的是良家妇女，却不知，真正良家妇女才不吃调戏那一套。

当然，楚大侠也有他的一番垂钓理论，他说调戏只是外在渔竿，魅力才是水



中鱼饵。渔竿舞得好，鱼饵放得足，还怕钓不到肥鱼？

此时我却不知，我还没发现他的鱼饵美味，怎么就不知不觉上钩了。后来我还是不知，却终于懂得，愿者上钩，其实是个悲剧词。他的手足无措坚持了不到五分钟，我还没欣赏够呢，他就恢复到了老熟人的样子。

我们就那么有一搭没一搭的边聊边吃。他说他学校里有意思的事，我说我公司里无聊的事。忘了交代，我们总共同事了才三个月，这家伙拿了第三个月的工资后就卷铺盖做研究生去了。据他说，临走时，老板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公司是我的，也是你们的，归根结底是你们的。我一直当他们是八九点钟的太阳，但你不同，你是烈日骄阳，走到哪里，都会光彩夺人的，失去你，我还真不知怎么办，但我会试试看的……”据其他炒老板鱿鱼的同事回忆，他们在走时，都当了一把他的烈日骄阳，都在泪光闪闪中明白了什么叫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什么是缘分已断也要好聚好散。但我总不厚道的想，烈日骄阳，不是骂你丫太毒吗。

就在跟他说着各自有趣或无聊的事时，我刚才那些莫名的暴躁情绪也不知不觉消失殆尽。我还纳闷，我刚才那么费劲的哭，那么费劲的上火，那么费劲的暴躁，不会就因为肚子饿了吧？如果不是，怎么才吃了个半饱，坏情绪全没了？我还很没良心地想，苏锦和陈靖，由他们去吧。他们爱咋的咋的，我也要过我的正常日子，凭什么他们每次下雨，我就跟着阴天啊。

端详着对面的楚天阔同学，我就很没良心地笑得越来越一脸晴天。他没陈靖好看，这没什么，很少有人那么狗屎运长得比陈靖还好看的；他也没陈靖会打扮，又不是要做GAY，打扮那么好看干什么；他还是学生，没陈靖那么有款有型，那又怎样呢，那么有款有型等着别人来抢啊。跟他待在一起，不说话，也不觉得尴尬；话题无聊，也不觉得尴尬。似乎总有种奇怪的亲密情愫，暧昧暗生，聪明的人，好像称之为爱情。我心一惊，我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竟然还想去碰爱情那玩意。

正好音乐在耳边回旋，“烛光照亮了晚餐，照不出答案。恋爱不是温馨的请客吃饭……”，我不由地跟着哼唱，爱情不是请客吃饭，但是从请客吃饭开始。

菜陆陆续续地上来了，都是我平时喜欢吃的。看他吃得那么欢畅，我猜肯定



也合他胃口。席间,他突然没头没脑的问我:“有好看的书推荐没?我想找几本陶冶陶冶情操。”

“话说,这年头还真没啥书好看,想看时,我都是自写自看。之前有个编辑看中我的小说,都要签合同了,人家怕内容边缘主题深刻群众接受不了,于是悬崖勒马反悔了。也就是说,姐姐我差点混成一作家;也就是说,作家其实跟我差不多,除了运气好点;也就是说,你别指望看几本书就能陶冶那情操,和珅、马加爵再看上五车书也变不成包拯、焦裕禄。修行关键靠自身……”

我在这大放厥词时,他就一直看着我默默微笑着听着,我一直怀疑丫那微笑是不是练过啊,怎么说呢,弧度很美。公平地说,他那张平凡的脸,就生动在嘴上了,唇角上翘,春光满面。不大不小,不厚不薄,想必很适合接吻。这个想法也太不正经了,我不着痕迹地把果汁贴到脸边,想确认它有没有发烫。同时也在心里狠狠咒骂一声,肯定是桃花思春,不小心传染了我。就因为我晚上不陪它出来散步好方便它勾引邻家狗妹,它已经咬破我两双拖鞋表示抗议了。

更招人嫉妒的是,他漂亮的嘴里藏着一口更漂亮的牙齿。其实看一个人的出身,差不多看牙齿就略猜一二。我牙长得参差不齐,据说就是小时候营养不良,苦孩子出身,你没看哪家贵族长着一口可以刨地瓜嚼茶渣的暴牙吧。别人说有虎牙很可爱,我一口气长了四颗,可爱大发了,过犹不及。所以,特羡慕别人的一口好牙,也特关注别人牙齿是否整齐。我知道这样不好,似乎看谁都像挑牲口似的。但仿佛是种强迫,别人留给我的第一印象依旧还是牙齿好坏。比较庆幸的是,我牙不好,没妨碍我胃口不好。

他就摆着刚才那副迷死人的表情,牙齿跟国旗仪仗队般排列整齐地冲我微笑,说:“修行靠自身,前提也要师傅领进门啊。要不你做我革命道路上的领路人吧。”

我挥了挥胳膊,义薄云天地说:“扶贫救弱,义不容辞啊我。”他拿起酒杯碰了碰我的果汁,说:“好,爽快,我喜欢。”我也哼哼哈哈地跟着他一饮而尽。

他给我斟满饮料,继续说:“杨小乐,你有没有听过,如果婚姻是革命的胜利果实,那爱情就是一场革命。你作为领路人,要不要牵我的手奔跑在爱情的康庄

大道上？”说完两眼紧紧地盯着我，光明正大的放射华丽丽的焰火。

别看他眼睛不大，平常总懒洋洋的，没想到关键时刻，还挺放光彩。在这狭小的空间，他目光灼灼，我竟无所避匿。在那一瞬，我赶紧把果汁从脸边拿开，拿晚了，估计果汁能给烤熟了。

我怀疑在我来之前，姓楚的是否对我的果汁做了什么手脚，加了催情剂或者迷魂药什么的，听到他不算高明的表白，我考虑了一分钟，然后忙不迭地点头，生怕丫反悔似的说：“好！”于是，在这个秋风沉醉的夜晚，我们不知死活地勾搭在了一起。

七

回到家后，我兴奋难抑，很想把自己终于有主儿的消息与谁分享。转念一想，不妥，苏锦和陈靖正在非常时期，我告诉他们，岂不是跟在人家奔丧期间自己却要张灯结彩似的，多落井下石啊。转头又一想，真他妈邪门，他们宣布在一起的时候，我那时不正在为夭折的初恋哭丧吗。跑了这七年，难道历史又重演了？

都七年了，当时分手的那刻，竟还清晰如昨。那天，在我们宿舍楼下，木兰花大朵大朵地落着，花落无声。薛凯用脚碾着那洁白的花朵，不停地碾着，那么残忍，一直碾到它们变了颜色发出腐烂的气息，我甚至能听到它们偷偷在哭泣。碾完了所有，他说，我们分手吧。在那一瞬，我突然像跌入冰窖，手指冰凉。想象手指落在他脸上，应该如寒冰绵掌。寒冰透骨，冷月失魂。

他笑着说，你可别哭啊。我也笑了，灿烂得过分。我说，好。说完，我转身，离开，头也不回，还潇洒地挥了挥手，没带走半片云彩。其实我是不敢回头，也没脸回头，因为那时，我的脸阴得要落雨来，皱巴巴的特别难看。

回到宿舍，我还算平静地洗脸，刷牙，然后躺到床上，专心等熄灯时间。体验过的人都知道，越发在那时，时间过得越发得慢，没办法，我便拿起一本海德格尔想要专注地读下去。我性格里有自虐的因子，选择看哲学，其实是最温和的自虐方式。



等终于熄灯后,我听见苏锦蹑手蹑脚地回来,然后爬到我床头,问我睡了没,我其实还没睡,但还是故作惺忪地问她怎么了。她抑制不住惊喜地说,你知道吗,陈靖答应做我男朋友了。我还是故作睡意蒙眬地说,就那点破事啊,明天再说。她看我没心情,便也悻悻地离开。她一离开,我便把头埋到被子里,默默呜咽,差点没把床给淹了。

我失恋我都没哭,他们恋爱我哭个啥劲啊。我经常就是那样,眼泪总流的不分场合不合时宜。在那之后,我不小心忧郁了,他们以为我忘不了薛凯,其实到后来,我都记不起他的模样,伤感只是因为惯性。我被我的伤感欺骗了,如陷泥潭。记得那时,不知道怎么打发时间,便没日没夜地玩弄文字。写出的小说不用刻意就很伤痕,骗了不少痴男怨女的眼泪。其实吧,想想自己真傻,他们奋不顾身地忙一场又一场的恋爱,我却忙着编一场又一场的离别。我那最美的年华啊,就那么被伤感淹没了。现在想想,青春文学害死人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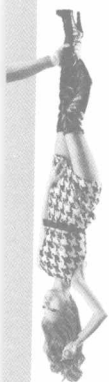
现在想想,我特后悔,真的,我后悔当时怎么没拍几张四十五度仰望天空的相片呢,没准一不小心就成了伤痕派美少女掌门人。当然我现在也不老,但不脱几件衣服,谁愿意多看我几眼啊。这难道就是少女和女人的差别?

八

我当时那么轻易地就能放手,肯定有人会想,我大概对薛凯没多少感情。如果感情可以用麻袋来装的话,我相信,我对他的感情绝对有一卡车。但后来我又相信,我对他的感情也就一小皮卡,而对楚天阔那丫的,绝对是更重量级的。

大学新生报到时,五湖四海的我们终于聚到了一起。用“终于”不为过吧,寒窗苦读十载,不就是为了相聚的这刻吗?当然,聚到一起的还有来自五湖四海的爸妈们。话说,我爸妈和陈靖的爸妈就是打着送我们的旗号来参观那些五湖四海同胞的脸的。虽然都是黄皮肤黑眼睛,他们还是担心同胞里有卧底会专门与他们的善良孩子为敌。所以此次陪同,一为观光、二为探底。

在排队办手续的时候,陈靖的爸爸不禁感叹:“真是什么样的都有啊,比动物



园热闹多了。”虽然人群里偶尔蹦出张驴脸马脸猴子脸，但那样的感叹也太忒不厚道了。陈靖的妈妈也附和着说：“我也不是学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但不比不知道啊，还是我们陈靖和乐乐长得人模人样。”陈靖他爸马上急了，告诫陈靖妈：“不会用成语别乱用，别在大学生面前给孩子丢人。”陈靖他妈很不服：“大学生怎么了，我还大学生他妈呢。”然后，侧目者众。我清晰地看到陈靖头上黑线三条。

我妈打岔说：“也不见得，你看那个卖矿泉水的孩子就不错，挺精神的。”我跟我妈的某些品味还是很一致的，看过去，也禁不住点头表示赞同。那厮就是薛凯。

陈靖妈撇了撇嘴，说：“那孩子，眼神太精明了，跟街上小贩似的。”陈靖爸习惯跟她唱反调：“嗯，说明人家有商业头脑。”他妈又说：“那孩子脸部线条太硬，肯定不懂得关心人。”他爸意味深长地说：“这你就不懂了吧，现在的女孩子就喜欢那些长得一脸严寒的，说是硬汉柔情。”他妈急了：“你怎么在家里跟我顶嘴，出来还要跟我对着干？你知不知道，你老那么说，没准咱儿媳妇就跟人跑了！”陈靖爸赶紧闭了嘴，同时无语的还有陈靖跟我们一家。

这样的段子，由于习惯性上演，两家人都见怪不怪习惯性装聋作哑了。该从何说起呢，追溯历史的话，要回到上一个世纪。据说，还在娘胎，我们俩还没定性，即我和陈靖还不知是男是女的时候，就被指腹为婚了。按他们的说法，我们如果是俩小子，就商量让一个做变性手术去。我从小就怕麻烦，在娘胎里长成一个女娃的形状后就不愿再长多余的部分，于是，陈靖就免去了动刀的危险。他一辈子得感激我！在我还上幼儿园的时候，陈靖妈欺负我不懂事，威逼利诱让我喊她婆婆。后来，到了小学，同学都喊我陈靖媳妇，老师说作风不好，我才改叫干妈，但一直到现在，我在他家，享受的都是儿媳待遇。怎么说呢，做他们家儿媳挺好的，一般我跟陈靖打架，陈靖被我欺负得小脸瘪瘪准备要哭时，他妈都会出来恐吓：“陈靖，你是不是男人啊，不想做男人干脆让我阉了你。”这恐吓威力十足，有多少眼泪，多少眼泪能逼回。

当然，到现在，我也没做成他家的正式儿媳。忍不住长叹一声，多好的婆婆啊，被我生生错过了。